

楼外山

老 弦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樓外山

老
弦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楼外山/老弦 著. - 北京: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4.3

ISBN 7-5034-1504-5

I. 楼… II. 老… III. 文学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J20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3975 号

责任编辑:刘 剑 封面设计:刘梁伟

出版发行: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:610000

装 订: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邮编:610000

经 销: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 张:6 字数:150 千字

印 数:1000 册 插页:4

版 次: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1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工厂负责退换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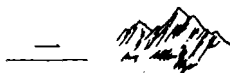
老 弦，姓龙名泰良，
湖南隆回县人。从湘中大山
走来，走进南海之滨，投奔
南方油城的建设大军。

自小钟情文字，搁置多
年后，近年拾笔重做文学梦。
添为茂名市作家协会一员，
不敢懈怠，数年中涂鸦作品
二百余万字，多数见诸报端
刊尾，偶有新（奖）获。

一把古琴，几根老弦，
虽然拨不出天籁，却也要挣
扎着发出凡响。而《楼外山》
正是在这昌明的社会里，挣
扎着为依然生活在七十年代
的人们发出的一声凡响。这
一切，于都市人来说也许是
一个久远的童话，但大山深
处，却依然在演绎着……

题 记

当山外的人们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,当工业现代化、城镇化已经成为全国发展重心,朴实而古老的楼外山人却依然生活在封闭的山旮旯里,依然固执地活在自己的童话里,依然过着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的日子。在他们眼里,楼外山,就是整个世界,山外的热闹只属于山外的人,与楼外山人永远不会联系到一起,而“侵入”楼外山的一切,都注定将经历凤凰涅槃般的磨难……



一

胡也终于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故乡楼外山。

胡也是独自回来的。虽然离开家乡这十多年里，他不仅成了省城赫赫有名的作家，也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妻子、生了个聪明伶俐的儿子，但他这次拖延了多年的探亲却只是一个人回来。两天前，当胡也接到娘病危的电报时，他来不及细想，就匆匆上路了。

胡也从省城坐了两天汽车，在乡汽车站下车时也就是下午两、三点钟的样子，进山后翻了几座岭，太阳就躲到了山后面。

正是深秋时节，山里的季节树已经开始纷纷落叶。山道旁的枫叶被秋风染得火红，在瑟瑟凉风中扑簌簌落下，在狭窄的山道上铺了层暗红色的地毯。胡也走在山道上，听着脚下落叶被踩踏的沙沙声，心里就有了一种暖融融的感觉。山脚山坳处，零星地散落着一些水田和旱地，水田里的稻子已经收完，剩下枯黄的稻秆散落在田埂上；旱地里却还有些待收的红薯、粟米之类。暮色中，散落在山脚山腰的几户人家的瓦屋顶上正袅袅升起几缕炊烟。一只老黄狗远远地看见了胡也，冲出屋对着他吠叫着，引出此起彼伏的狗吠声。接着，主妇骂狗的声音传了出来，在山的碰撞下传出缕缕回音。

终于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故乡了。眼前的这一切，胡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。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胡也这时也有了一种怯生生的感觉。毕竟离开故乡有十多年了，十多年可以改变许多事情。十二年前，自己一怒之下背井离乡，曾立下重誓，不混出个人样不回来，现在自己总算也成了名人，可回来就真的能寻找到那份



失落、寻找到那份心理的平衡么？

十二年来，自己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家乡，特别是那段在省城受尽折磨的艰难日子，他几乎想悔掉自己的誓言，投回故乡的怀抱。但他终究挺住了。胡也想，如果当时真的跑了回来，那这一辈子就得在这山沟沟里打发了。胡也在省城有了名气和地位后，给家里写过信，告诉爹娘自己总算混出点名堂了。娘却回信说不管他混出什么名堂，她只想让他回来，她只想要自己的儿子。

想起这些，胡也心里就酸酸的。这次回来前，省文联领导本来打算安排他去塞外采风，他也很想去看看自己向往已久的塞外风光，但爹打电报来说娘病危，希望他回来能见上最后一面。娘啊，你可要坚持住，你的儿子回来了，你要坚持住啊，胡也心里默默说着，眼睛不觉有些湿润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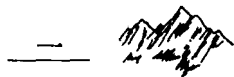
胡也一边想着心事，一边在蜿蜒的山路上走着，远远地听见山弯弯里有人唱着苍凉的小调。虽然唱歌人是付破锣嗓子，但音韵悠然，抑扬起伏颇有规则，是典型的云山小调。胡也听着这调子，觉得十分亲切，侧耳细听，却听出了歌词只有四句：

山高不见那个树哎，
林深遮了那个路叻。
官昏黑了那个天哟，
民昏难活这口命哩。

随着歌声，山后转出一个衣衫褴褛、头发凌乱的老汉。老汉左手牵着一头老迈的黄牯，右手拿了把二胡，嘴里却悠悠地唱着。远远看见胡也，就住了歌声，用手在额前搭了个凉棚，向胡也这边张望着。

胡也依稀还能认出那老汉是木生叔，就远远地同他打招呼，叫木生叔好兴致哟，唱的山歌越发好听了。

木生叔却慌了脸，喊道：“你不是那跑出去了的三伢子么，怎么又回来了？哎呀，造反派来了，快跑呀，快跑呀！”自己倒连老黄牯也不



要了，猫了腰就往山上的树林子里钻，一闪就不见了。

胡也心里觉得好笑，胡三伢子是自己的小名，离开故乡这么多年，自己早把它忘掉了，这时从木生叔嘴中听见，却也有别样的亲切感。

这木生叔是他的远房堂叔，曾经是这片山中最叫得响的篾匠，也是方圆几十里山歌唱得最好的男人。他的手艺活远近闻名，连山外人家也常上门请他打竹器。文革期间，一次在一户人家里打竹器，多喝了几碗红薯酒，回家时醉眼朦胧，用砍刀砍了贴在大门上的领袖像几刀，被邻居发现了，就举报了乡里，结果，木生叔就成了反革命。县公安局多次来人调查他阴谋伤害伟大领袖的事，造反派也经常来开他的批斗会。后来没能查出更深层的问题，就给他判了十五年监禁，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释放。出来后，他才知道婆娘在他入狱后不久，带着两个伢子远走他乡，另嫁他人了。以后，他就常疯疯癫癫地，再也干不了竹器活，每天四处游荡，唱着凄凉的山歌。本来他的嗓子十二分的动听，但据说坐牢时牢头嫌他整天唱歌，扰乱了监狱的正常秩序，就给他强行灌了辣椒水，以后他就成了破锣嗓子。

胡也正想着，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。回过头，却见一个人正挑了一担红薯走过来。那人见胡也回头，就立定了，双眼定定地望着他。胡也细看，认出了那是自己的堂兄桂水，就叫了声桂水哥。桂水脸上就显出兴奋来，惊叫道：“哇，你当真是三伢子呢！变得我都认不出了。早晌午还听阿叔和叔娘讲你要回来了，还当真就回来了。”

胡也忙抽出烟来敬了一支给桂水，一边给他点火，一边问：“桂水哥，我娘的病怎样了？”

桂水笑道：“你娘精精爽爽的，哪里就有病了？那是你娘想出来的主意，讲要是不讲她病危，怕你还是不得回来的。”

胡也心里就有点闷闷的，但想到娘没事，就又高兴了，问桂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木生叔还是这样呀？”

桂水美滋滋地吸了一大口烟，又向空中吐了一口烟雾，说：“木生叔还是那个样子，疯疯癫癫，老讲造反派又要来捉他哩。要不就唱山



歌，他那歌在夜里唱起来，听得人背脊都发凉呢。三伢子，你可是出息了，在省城里当了大作家。有次我们在筷子厂看电视，在电视里还看到你在台上讲话呢。台下那么多人把脖子伸得老长，听你讲话，还不时使劲拍手，你真是威风！如今连春山爷都讲你为我们楼外山争了光呢。”

胡也笑道：“那都是胡扯的，这十多年，我也是在外面混碗饭呷，没给我们楼外山人丢脸罢了。对了，我们这里开了个筷子厂么？”

桂水道：“是哩，筷子厂都搞了好几年了，那真是很赚钱。厂里买了电视机，又买了发电机来发电，一到夜里，厂里的电灯就亮了，照得茅坪到处亮堂堂的。进厂的工人每个月都有工钱领，厂里给每个工人发衣服，都真的像呷国家粮一样。现在谁要是能进筷子厂做工，那当真是很神气呢。”桂水一脸的神往。

胡也说：“没想到我们楼外山还开了个筷子厂，是村里开的吗？”

桂水叹了口气，摇头说：“哪里是村里开的？！要是村里开的就好了。是山外一个叫李承光的人开的。春山爷和村长明顺常为这事发火呢，讲我们楼外山的钱都让外人给赚走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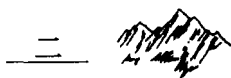
胡也问：“怎么明顺当村长了么？”

桂水回道：“都当了好多年了呢。春山爷年纪大了，乡里让他退休养老，本来春山爷是还想当的，但拗不过乡里，就和乡里提议让明顺接班，就把位传给明顺了。”

胡也笑了笑，心想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山里，还搞“土皇帝”世袭呢。又忽然想起一件事，问桂水：“桂水哥，嫂子现在还好吧？”胡也说的嫂子，是桂水的婆娘丽秀。胡也出走的时候，丽秀还刚嫁给桂水不久。

桂水脸上讪讪地，嗫嚅着说：“我早跟她分开了。”

胡也很是诧异，怎么会分开了？正想问个究竟，却已经到了岔路口，两人走的方向不同，桂水说：“老弟，有时间来我家坐坐。”不等胡也再问，挑着担红薯往另一条路走了，胡也只好满腹狐疑地往家里走。



二

胡也的家在一个小山脚下，独门独户，门前是条从山沟里流出来的小溪。胡也走到屋前的时候，天已是昏暗了。

胡也走进山门，听见屋里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，胡也听出是纺车纺纱的声音，知道娘在家纺纱，感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急急地推开大门，叫了声，娘，您的三伢子回来了。

纺车声音停了，里屋亮起了昏黄的灯光，接着娘端着盏煤油灯颤巍巍地走了出来，举起灯，眯着眼看了他半晌，忽然两眼老泪纵横，浑身不住地颤抖，手中的油灯也不住地晃动。

终于见到自己日夜思念的亲娘了。胡也心一酸，扑上去扶着娘，双膝不由得跪了下去。

娘许是太过激动，浑身颤抖着，嘴里叫了句“伢子呀”，身子却软软地滑到了地上，煤油灯摔在了地上，玻璃罩子碎了，碎片散了一地。

胡也大惊，一把抱住娘，一边流着泪叫娘，一边手忙脚乱地把娘抱进里屋床上，用手指按住娘的人中。

不一会，娘幽幽醒来，用衣袖抹了把老泪，忙爬起来，一边哽咽着说伢子你总算回来了，一边摸索着要下床点灯。

胡也忙扶了娘，从地上找到了油灯，又找了火柴，点上了。灯罩碎了，灯火没了防护，轻轻摇曳着。

胡也扶娘坐下，娘伸了手摸索着胡也的头和脸，一边流泪一边欢喜地说：“娘总算盼到你回来了。娘还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了呢。”

胡也跪在娘膝前，哽咽着说：“娘，都是我不好，害您担心，以后我



再也不离开您了。”

正说着话，却听见外面有响动。娘说是你爹回来了。果然，胡也见爹背着药篓走了进来。

胡也忙走上前去，叫了声“爹”。

爹愣了愣，看了半晌，颤巍巍地说：“三伢子，真个是你呀！我就跟你娘讲，三伢子不会是那种忘爹忘娘的人，这不，你就回来了！伢子，我知道你在外面做事忙，但也不能连回个家的时间都没有啊。你娘想你想得心慌，让我给你打个电报催你回来，没吓着你吗？早晨你娘还在讲，这几天老梦到你，早晨又老听到屋前喜鹊叫，怕是你回来了呢。当真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这些年你娘每天念叨着你，心里苦哩。”

胡也忙接过爹背上的药篓，说：“爹，这些年我也时时想着您们，只是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回来。我收到您的电报，听说娘身体不好，急急地就跑回来了。”

爹欢喜地说：“老婆子，伢子回来了，这回你也该落心了！伢子大老远回来，该饿了呢，你快做饭吧。”

娘说是呢，你看我这光顾着高兴，连饭都不记得做了，你们爷俩讲会话，我赶快去做饭。娘进灶屋做饭去了。胡也就坐下和爹说话。

饭很快就做好了，是一锅白米饭，炒了一碗冬瓜，一碗黄豆，一碗腊猪肉。娘说：“没想着你这么快回来，什么都没准备，天又黑了，先填填肚子吧。”

胡也说这东西就好呢，好多年没吃过了。端起碗埋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，很快就吃完了一大碗，又盛了一碗。爹也陪着吃，但吃得慢，娘却不吃，坐在一边看着胡也吃。见胡也狼吞虎咽的样子，娘嗔道：“这么大岁数了，也不知道个快慢，跟小时候一个样。”

胡也边吃边说：“娘做的饭好呷呢，这么多年我就馋着娘做的饭，连做梦都想呷呢。”

娘说：“睁着眼睛说瞎话，这么多年连影子都不见一个，还讲这话，长这么大了还是小时候那个嘴，甜死人。”说着，却笑了，马上又哭

了起来。

胡也放下碗筷，想劝，爹却用手示意他不要劝，说就让你娘尽情哭一回吧，憋在心里十多年，也真难为她了。

吃罢晚饭，一家三口就坐在煤油灯下说话。

娘和爹问胡也这些年怎么过来的。胡也就将当年自己离家后如何在省城街头流浪，靠捡垃圾和给人打小工挣口饭呷，后来又如何碰巧遇上了一个好心的大学中文教授，说他是可造之材，教他写作，并帮他走上了成才的道路，以至这些年自己总算闯出了点名堂，成了省城有名的作家的事细细说了一遍。

胡也离家十多年，也就去年才给家里写信，爹娘才知道他的下落。他这些年在外面的经历，他写信时没有告诉他们，所以，这时候爹娘一边听着，一边就随着事情的发展或高兴或伤心。听到伤心处，娘就又不不停地揩眼泪。

对那位老教授，爹娘都从心里感激他的恩德。娘说：“三伢子，你能有今天，全靠那位教授帮忙，你可不能忘本啊。”爹也在一旁附和着。

胡也笑道：“爹、娘，您们放心，那个老教授现在是我岳父了呢。”

爹和娘忙问：“你在信上讲的婆娘是那个老教授家的姑娘啊？那一定差不了！这次她怎么不跟你一起回来呢，不会是嫌弃我们山里人吧？”

胡也忙说：“娘，看您讲的。我婆娘是省城里报社的记者，脾气很好的。本来这次她和孩子都要一起回来的，一来是这次走得急，来不及，二来她这段时间工作太忙，孩子又小，离不了娘，也就没回来了。不过，我都带了他们的照片回来。”说着就拿出照片来给爹和娘看。

娘听这么一说，先自放了心。忙眯着老花眼，和爹在油灯下细细端详起胡也与妻儿的合影来。

娘一边看一边欢喜得咂着嘴：“哎，老倌子，你看这媳妇长得多乖巧，水灵灵的；小孙孙浓眉大眼的，和三伢子小时候一模一样。”

娘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问胡也：“哎，三伢子，你婆娘还出去工作



的？你一个男人家怎么能让她们出去工作呢？你养不起她么？要不叫她回来，我们山里没什么好东西，只要她不嫌，杂粮还是能呷饱的。”

胡也连忙解释说，城里人男女一样都有工作，不像我们山里人家男主外女主内。费了好大功夫解释，娘却摇头说：“这城里真是没了规矩，却偏偏有那么多人想往城里跑，这世道还真的变了呢！”

胡也问大姐、二姐呢？娘说都出嫁了，明早打发来伢子去送个信，叫她们回来。胡也问来伢子是谁呀，娘说是你阿叔的小儿子，你走时才三岁，现在也长得牛高马大了。正说着话，门外有人大声说：“哥，三伢子回来啦？”

娘笑道：“说曹操曹操就到，你阿叔来了。”

胡也忙站起来，就见门外走进来好几个人，领头的正是自己的叔，忙上前握了叔的手问好。

叔说：“三伢子你总算回来了，外面的人都讲你在省城出名了，怕是一辈子都不愿再回这山沟沟呢。我就总讲我们三伢子不是那种忘本的人，这不就回来了！”

叔一边说一边闪开身，将身后的几个年轻人拉到前面，让他们叫哥。有一个胡也还能认出来，是叔的大儿子，小名叫大毛，大号胡家强，另外三个却不认识了。胡也想，这些应该都是叔家的弟妹了。果然，娘说这都是你的弟、妹呢，这么多年不见，大家都认不出来了。

胡也问叔娘呢，叔说过世了，前年走的。胡也想起以前叔娘的种种好处，就唏嘘了一番，倒是叔劝慰了他。叔又介绍说，强伢子已经订婚了，女方是云山那边高家桥的，姓张，准备年底娶过来；二妹子在筷子厂做工；三伢子跟了前山的李木匠学手艺；来伢子最小，还在上学呢，只是学习不用心，成绩不好，留了几年的级，现在都十五岁了，还在读小学四年级呢！

胡也听说二妹子在筷子厂做工，就想起回来的路上听桂水说的话，忙问二妹子在筷子厂做工怎么样。

二妹子低了头，手绞着衣角，红着脸说：“我们在筷子厂做工，每天上九个小时班，厂里管一顿晌午饭；做十天休息一天；工钱按件计

算，做得多工钱就多；每年厂里发夏、秋两套工作服，过年过节厂里还发点东西的。”

胡也又问二妹子正常情况下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，叔满脸含笑说：“还不少呢，平时每个月都能挣百来块钱，这个月少点，也有八十多块。”

说话的当儿，娘悄悄拉了拉胡也，示意让他进里屋。

胡也跟了娘来到里屋，却见娘从枕头底下翻出一个小小的旧布包，仔细地打开。胡也看时，里面却是包着些零碎的角票和一元二元的票子。娘从中抽出几张，分别用几张裁好的红纸包了，交给胡也说：“你多年不在家，现在又在外面有出息了，这个礼是不能少的。一会你叔他们走时，给大毛他们一人一个利市。”胡也忙说我这里有钱，娘却不由分说将红包塞在胡也手里。

叔一家回去的时候，胡也将娘给的红包一个个分给叔的四个孩子，叔却伸手过来拦住说：“三伢子，一家人还作兴这些礼作么子，你回来了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。你回来要花钱呢，留着吧。”

娘挡了叔的手，说：“他叔，这可是三伢子给他弟、妹的，多少是个礼，你就别管了。”娘的话还没说完，来伢子却已经伸手将钱要了过去，叔笑骂道：“你看这猴精，也没个礼数！”大家都笑了。娘又叮嘱来伢子明早记得给大姐二姐送个信，来伢子说：“大娘你放心吧。”

这时外面已经黑漆漆地不见一丝亮光，爹去柴房抽了一把芝麻杆，密密地扎了，点着火，给叔他们作照明用。

送到山门口，胡也见叔用手前后划拉着芝麻杆，点点火星就在空气中连成了一条火龙，照亮了一小片漆黑的夜。叔的房子建在对面山腰，虽然能望见，也能听见呼唤声，但走过去却有两里多地，且要绕过几道弯。等火把在黑暗中消失了，胡也才关了山门，和爹娘一起走回屋里。



三

第二天早晨，胡也还躺在床上迷糊着，却听见了灶屋里砍柴的嘭嘭声，知道娘已经在做早饭了，忙起床出来。娘正在灶堂里埋头劈柴烧火，听见声音，抬了头，见胡也出来，忙说：“伢子，多睡会吧，等饭好了我叫你。”

胡也说睡够了，该起床了呢。说着就要帮娘烧火。娘忙拦住他说，你离家久了，怕是手生了呢。

胡也只好停了手，坐在一旁陪娘说话。娘真的老了。胡也心里想，自己离家出走那会，娘才五十出头，现在转眼已经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娘的头发几乎全白了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眼睛也昏浊黯淡了。这些年娘心里一定受了很多苦痛，自己离家出走对娘的打击很大，儿行千里娘担忧啊，何况自己当初离家出走时，娘根本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、会不会再回来。

胡也想着想着就觉得酸酸的，眼睛就有些朦胧了。娘说，伢子你发什么愣呢，准备呷饭了，去叫你爹回来呷饭吧。

胡也一怔，忙收回心思，答应一声，就出了门来到院子里，却见爹正在院门外整理干稻草，忙叫爹呷饭了呢。爹答应着，放下手里的活，拍拍手走了回来。

娘把饭菜端了上来，一家人就围坐在小桌子旁吃饭。

与昨晚的饭比起来，早饭做得很丰盛，饭是白米饭，菜有五大碗：一碗腊猪肉，一碗干鸡肉，一碗土豆丝，一碗青豆角，还有一碗野兔肉。这对山里人家来说，已经是很丰盛的了。这些家乡菜，胡也已经



多年没有吃过了，吃起来感觉特别香甜。在城里，有钱也买不到这些东西啊。

胡也一边吃一边和爹娘说着话。娘说这兔肉是树娃送来的，娘早些日子给他织了一付麻纱蚊帐，他没有钱，就送了两只打来的野兔当工钱。

胡也就记起了那个以打猎为生的远房堂兄树娃。树娃比胡也大十多岁，在这楼外山是一把打猎的好手，他的枪法极佳，能百发百中。据说在他 17 岁那年，随了他爹上云山打猎，在山里碰上了一只豹子，父子俩撵了十几座山头，打光了所有的弹药，总算追上了那只豹子，人和豹就在山坳里滚打在一起了。树娃爹终究年老力衰，经不住折腾，被豹子撞在一棵树上，伤了内脏，回家后没过一个月就一命归西了。树娃见伤了爹，红了眼，扑上去和豹子扭在一起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搏斗，活活把豹子累死了。从那以后，树娃的名声大振，方圆十几里没有人不知道树娃的大名。以前在家时，胡也和树娃很合得来，他常跟了树娃进山打猎，他不会打猎，每次就帮树娃捡猎物，树娃也总会给他一只野兔或者野鸡什么的做酬劳。

胡也一边吃饭，一边问娘树娃现在怎么样，是不是还经常进山打猎。

娘说他那人除了打猎还能做什么？可现在这猎也不好打了，前些年还能打个野猪、狼什么的，如今山里的大树都被砍得差不多了，野物都跑到别处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连野兔也没得打了。

胡也问，那他怎么养活婆娘伢子？

“他哪来婆娘伢子！”娘说，“他自己老不安分，打野食，好几次被人家捉奸在场，赔光了家产，也丢光了脸，还被人打瘸了腿，哪家的姑娘愿意跟他呢？就是二婚的，人家也看不上他。他那人还真作孽，谁家的婆娘都敢去勾引，早年还坏了人家两个黄花闺女。只可怜了他那老娘，硬是被他给活活气死了。”

胡也心里就叹了口气，心想树娃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弄到这地步了呢。



吃完了饭，娘也不急着收拾碗筷，一家人坐着说闲话。正说着话，院子里进来了一大堆人，却都是些婆娘们带了些伢子妹子。这些人一进来就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，细伢子细妹子们则远远地望着胡也，怯生生地。

娘端了一大筐干红薯片出来分给细伢子细妹子，孩子们就各人捧了一大把薯片津津有味地嚼着。

婆娘们有老有少，老一些的都是胡也的叔娘辈，依稀还能认出来，年轻的则都是这些年嫁进楼外山的，也有年轻的还未出嫁的姑娘，胡也都不认得了。娘一个个给胡也介绍了，说这是你堂弟顺仔的婆娘叫娥子的，这是连伢子的婆娘叫仪贞的，这个又是后山秋山家的，叫清秀……胡也随了娘的介绍——向妇人们点头问好。那些婆娘却是不害羞的，一个个拿胡也当话题取笑。

山里空气好、水土纯，把人都养得唇红齿白的，姑娘们都秀气水灵，年轻婆娘们虽然结了婚生了娃，但繁重的劳动及并不富裕的生活使她们始终保持着姣好的身材，这与城里那些为了表现美而整容、束腰的女人相比，多了一份自然美，让人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而与城里女人相比，山里婆娘们倒是多了一份野性，少了几分矜持。胡也在城里陶冶了十多年，见惯了那些矫揉造作的女人，现在再见家乡这些女人，心里就有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，话也就多了。

婆娘们七嘴八舌地问城里女人是哪样的，是不是整天穿一双高尖尖的鞋，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的？城里女人是不是都不穿衣服，只穿裙子，眉毛鼻子都是用刀修过的？城里女人是不是整天不着家，尽在外面疯跑，找男人也不用父母作主不用媒人牵线？

胡也笑着——说了。闹了个把时辰，女人们拉了各自的伢子妹子，嘻嘻哈哈打闹着走了，却将笑闹声撒落了满山满岭。